

【当下小文谈】

□叶小文

凡涉一国、一民族之改革，乃大势要改，人心思改，不能不改，是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逼出来的。

今天，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，综合国力快速增长，令世界刮目相看。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，并无“置之死地”之险境。

那么，当代中国面临什么问题？或者说，是什么问题在倒逼我们改革？

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，在创造35年连续增长奇迹的同时，进一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加大了。世界上许多经济体的发展在连续增长后，往往出现拐点，由盛而衰在劫难逃。连续保持十年、二十年增长的国家有若干，但“三十而立”者寥寥，“四十而惑”者多多，能连续走好“第四个十年”的经济体，当代几乎没有，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是相继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中国经济能否迈过这个坎？警钟已响起，当前我国经济已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，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增大。

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，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，都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模式，必然涉及对煤、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、对资源不断扩张的需求。近代西方世界在崛起的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，以坚船利炮，圈占土地和奴役他人来掠夺资源。这虽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繁荣，但也埋下了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仇恨。搞“国强必霸”，则“霸极必衰”。历史规律无情，衰败端倪已现。中国当然不会也不可能再走这种大国崛起之路，必须坚持和平发展。但和平发展也有激烈竞争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当前国际局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，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，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。各国都在加快推进变革，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，中国不迎头赶上去，就会再次错失发展机遇。

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，要聚精会神搞建设，一心一意谋发展，但外部环境中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、不确定因素增多。我们仍将长期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占优的压力，我们仍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“西化”、“分化”战略的冲击。有人希望我们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，有人则鼓捣我们走改旗易帜的邪路。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，改革必须有方向、有原则、有定力。不能改的，怎么说也是不改。一旦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，就无法挽回、无法弥补。

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，我国发展中不平衡、不协调、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，科技创新能力不强，产业结构不合理，发展方式依然粗放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，社会矛盾明显增多，教育、就业、社会保障、医疗、住房、生态环境、食品药品安全、安全生产、社会治安、执法、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，部分群众生活困难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，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。

总之，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，我国发展已经走到关键路口，面临难得的机遇，也面临一堆突出的矛盾、问题和挑战。

中国要攻坚克难，实现健康发展、持续发展、科学发展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化解矛盾之法，解决问题之策，战胜挑战之方，唯有改革，别无他途！

(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)

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

往，即便我们有再大的“工作区”、再大的储存区，大脑的运转也肯定要慢下来。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少输入一点信息，让我们头脑的运算能力、工作效率得到提高。可是这不等于提倡懒惰，因为学习就等于输入，那些最有效的知识学问缺失了，一切也就谈不到了。看来关键问题是怎样少看、看准，就是说要看最好的、输入最重要的知识。

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，古人为什么钻研学问那样深入、那样有见解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读书相对地少。古人看起来读了很多书，但那些书是大字宣纸印刷的，满屋子的书还不如我们现在一个架子放的多。他们脑子里碎片少，读到的书都是极其精准的，只盯住这几本书读，读透读深，思维与见解紧紧围绕着手边的学问。我们当代人比起他们，虽然广博了，可是无用而有害的碎片也太多了。

我们知道得实在是太多了，而这其中的一大部分无聊且害处极大。

这就是学习和阅读的一个悖论。一直说“读万卷书”，古人的“万卷书”和今天的已经大为不同。从这里来看，我们真的要考虑怎样才能少读一些书、精读一些书。我们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花到经典里去。

从古装的大字宣纸书，到采用现代技术印刷的书，已经经过了大大的压缩；然后又到了光盘和芯片时代，这时的储存已经是海量的扩展了。如果我们的眼睛热衷于数字阅读，这种输入扫描的量将是更加可怕的，我们的头脑根本无法承受。由此可以知道，当代人为什么越来越不具有思索力和研究力？为什么越来越缺少个人见解？很大程度上是数字时代的输入变得空前容易，头脑中的碎片变得空前巨大——一个孩子，年纪轻轻脑子就被碎片塞满了，思考力也就被破坏了，他的一生又怎么办？所以现在的一些人，到了二三十岁，应该是思考重要人生问题的时候了，跟他们接触，常常会觉得其思想非常简单和片面。

历史上的骆宾王、李白那样的天才，法国的兰波，十九岁就写出了一辈子杰作的天才，还有早熟的莱蒙托夫——

就讲这三十年吧，回头看国内新时期文学史，在三十岁之前写出相当重要作品的人也不在少数。而到了现在的数字时代，三十岁了还是像孩子一样简单。他们已经被那些无聊的碎片堵塞了。

所以，阅读的问题比过去变得复杂了。怎样读少读精，更多地回到经典，是全部问题的症结。一般来说，满足于网上冲浪、吸取海量信息，对创造力的损坏将是不可逆转的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，山东省作协主席)

【万松浦讲稿之九】

贵人多忘事

□张炜

人是一架神秘的记忆机器，感受力非常奇特。比如有时候看一部作品，某些部分因为是很长的自然景物描写，也就略过去不看了——它们与情节无关，与人物塑造也没有多少关系，所以一般读者觉得读不读皆可。但是即便没有仔细看起来，在阅读感受方面也绝不是空白。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自然景物而且许多时候不厌其详？当然自有缘故。海明威说过这样的意思：如果一个作者知道这个东西，书里即便不写，读者也仍然能够感觉得到；如果他心里没有这个东西，那书中就会有有一个“窟窿”。

他的这个说法对于理解写作的奥秘很有帮助。海明威说得有点神秘，但一个有长期写作实践的人不会觉得过于玄妙。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意思。就是说如果写作者对所要描述的一切都烂熟于心，都安放在心里的一个大局中，那么他在落实到文字上的那一刻，省略的部分就一定会留下与其他部分相接的丝络，或者是暗榫之类——这一切都看不见，也不必经过详尽的提示，但是阅读时会感受到它们的存在，所以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空缺或遗漏，也就是海明威说的，不会在作品中留下一个“窟窿”。

写作者不可能对一切的省略部分一一交待和提醒，那样就破坏了文字节率，破坏了行文张力及其他。懂得省略并学会省略，是写作的窍门，是最必要的功夫之一。许多作品叙述上存在的问题，都是详略不当造成的，是基本功的缺失。

阅读与写作也是一样的：有些文字只用眼睛粗粗扫描过去即可，或者干脆就缓缓地翻过而已。但奇怪的是这与没扫描、没翻过仍然大为不同。脑海里有了一些记忆——而这记忆与仔细阅读的部分又有不同——它隐在脑海深处，模糊不清，只在需要补充的时刻一下跳出来，浮现上来，使整个的艺术感受变得完整和丰富。

现在将这种记忆功能与电脑做个比较，可能会有助于理解。我们脑子里有好多个空间，就像电脑里有工作区和不同的保存区一样，当我们不停地通过声音和眼睛以及嗅觉的输入，形成了无数的“文件”之后，先要放到“工作区”里，而“工作区”的储存是暂时的，不一定全部转移到长期保存的区域里——一旦转移之后，那就要长期存放了，只有需要时才能从其中检索调阅出来，而平时是隐藏的。

同样的道理，由于不停地形成一些“文件”，人脑的“工作区”里不知有多少碎片，这大量的碎片肯定会影响大脑的运转，而我们人类对此却无可奈何——因为我们不能将自己的脑子“格式化”。所以及时地遗忘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，就成了人的一个了不起的能力。头脑的清晰，大约很大程度上不光是来自记忆力，而且更是来自那种及时的遗忘力。所以那些特别了不起的人有一个特征，就是能够迅速地忘掉没有记忆价值的事物——我们有一句老话叫“贵人多忘事”——为什么是“贵人”？就因为他能及时地把碎片驱逐出去，不放在大脑的“工作区”里。

这样的能力我们一般是不具备的，不是不想拥有这样的能力，而是我们的强大判断力没有养成，不知道事物的轻重，看过一个东西，尽管并未有意记住，但仍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碎片存放在脑海里。上了年纪的人总说脑力退化，其实也未必，因为科学测试得知，一个老人的脑容量足够工作所用，其退化原因当别他有解。这就是脑海中的碎片太多了，它们积攒了一生，又没法“格式化”，所以只好让它在那里阻碍我们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又带来学习和阅读上的一个悖论：是不是读书越少越好？我们每天不停地阅读，再加上听来的、知道的其他事情，综合起来不知是多么庞大的文件量，长此以